

中国·郑州考古
CHINA ZHENGZHOU ARCHAEOLOGY (XVI)

十六

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三)

下

顾万发 主编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K-2345.01)



www.sciencep.com

ISBN 978-7-03-047981-5



9 787030 479815 >

定价：480.00元（全3册）

中国·郑州考古（十六）

CHINA ZHENGZHOU ARCHAEOLOGY (XVI)

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三）

下

顾万发 主编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郑州市文物工作者编写的第三部考古文集，是对郑州市近年来考古工作和科研成果的全面概括和总结。文集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物考古调查与发掘，收录考古发掘简报、报告50余篇，内容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夏周时期考古、战国秦汉及唐宋元明时期考古资料，内容丰富，资料新颖，是了解和研究郑州市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料；第二部分为理论探讨与研究，收录学术论文90余篇，内容涉及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社会性质、文化面貌、聚落考古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论述，同时还包括彩陶、青铜器、玉器、钱币、瓷器、墓志的专题研究和科技考古、古建筑及遗产保护、文物影响评估、测绘和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民俗学、方志学、古建筑及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 三：全三册 / 顾万发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4

（中国·郑州考古；16）

ISBN 978-7-03-047981-5

I. ①郑… II. ①顾… ②郑… III. ①文物—考古—郑州市—文集
IV. ①K872. 611. 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2254号

责任编辑：张亚娜 叁壹肆 / 责任校对：张凤琴 钟 洋 彭 涛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98

字数：2 297 000

定价：480.00元（全3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郑州商城布局及外廓城墙走向新探

刘彦锋 吴倩 薛冰

郑州商城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外廓城墙进行了全面考古钻探及试掘，向学术界公布了外廓城墙所处区域、形制及相对年代，并证实外廓城墙外部有护城河^[1]。2006至2009年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郑州商城的局部外廓墙基又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取得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资料，这些新资料可以对郑州商城布局及外廓城墙走势作出新的诠释。这就是本文的研究宗旨。

一、有关郑州商城布局规划的考古发现及科学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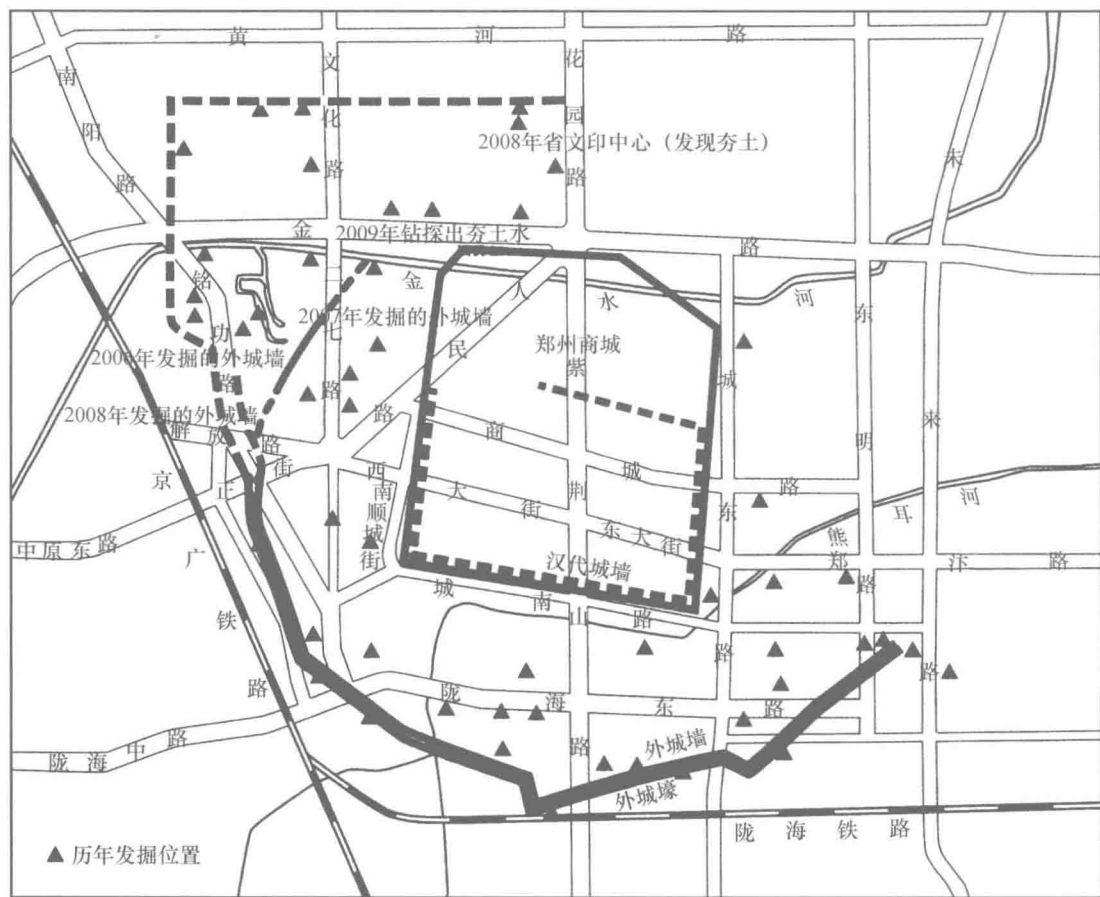
何谓“都”？《说文解字》曰：“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释名》曰：“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这就是说，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首领对全国进行统治及其生活的地方，这里有宗庙建筑，有大量的普通居民居住。因此可以说，都城是早期城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城的建造源自早期城邑，又是更高水平的城市发展模式。

目前能够确定的早于郑州商城的都城即是夏代都城了，而其中考古材料最为齐全的是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遗址范围内，宫城居中，宫城内的宫殿建筑可分为东、中、西三路。宫城平面大体呈长方形，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城城墙系用夯土筑就，基部宽2米左右。以宫城为中心，道路将整个城邑分为九个区域，宫城的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方向分布着手工业作坊、祭祀、墓葬等遗迹。在宫殿区周围，分布着一个井字形城市干道网络，东西、南北各两条宽阔的道路分处宫城四周。在宫城的南面，发现与铸铜、制陶、制玉、制骨手工业有关的遗迹遗物。在宫城以北200~300米范围内，分布着一些特殊的建筑遗迹，发掘者推测此为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1]。二里头遗址所表现的都城规划特点为：①中轴线明确，即手工业区、宫殿区、祭祀区呈南北向构成遗址的主体文化带，宫城居于城邑的中心；②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居前；③祭祀遗迹在后；④居址墓葬混杂，宫殿、手工业作坊及祭祀基址内或附近都有墓葬^[2]。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现在的郑州市东部，面积为25平方千米。考古发现揭示，在郑州商城遗址范围内，以宫殿区为中心，周围逐步建造有内城、外城、宫城等多道城垣，其中有一系列居民点、手工业作坊、祭祀区、墓葬区等都城基础设施。郑州商城城墙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近似长方形，周长近7000米，面积约3平方千米。其北城墙有

拐折,东端位于顺河路与城东路交叉口西南,西北至紫荆山公园西门,再向西沿金水路南侧延伸至杜岭街北端东侧缓折向南,全长1690米;西城墙从杜岭街北端东侧接北城墙,向南穿越人民路,再向南沿北顺城街和南顺城街东侧,至南顺城街南端与南城墙相接,长约1870米;南城墙始于南顺城街南端与城南路交叉口东北侧,沿城南路北侧东向延伸,穿越紫荆山路,至城东路金水路两侧,全长约1700米;东城墙从城南路东端向北穿越东大街、商城路、东里路,至顺河路南侧与北城墙相接,全长约1700米。其中,东城墙和南城墙保存状况较好,现今仍大多立于地面之上,尤以东南城角保存最好。考古工作者曾在内城城墙上发现11个宽窄不同的缺口,有的应与城门有关。城墙是用夯土筑成,内坡较缓,外坡陡直,平均底宽约20米、顶宽约5米、高约10米。内城以外还开挖有护城河。从现有的发掘资料来看,郑州商城至少东城墙外侧存在城壕,且壕内曾经蓄水^[3](参见下图)。

目前已确定的外城墙位于内城城墙南墙和西墙之外600~1100米处,呈西南—东北走向的一个大敞口,圈筑在内城东南角、南墙、西南角及西墙之外,对内城形成环抱之势。在内外城墙之间,多分布有商代文化遗存。由于年代久远且后来进行城市建设时的破



郑州商城外城位置示意图

坏,使遗存之间既有间断又有联系,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近年来,在外城墙之外还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但相对比较孤立,应属当时的村落遗址^[4]。

1985~1986年,在商城宫殿区发现一段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夯土墙^[5],向北延伸与内城北墙东段接近垂直,长度为80米左右,宽度为7米。1998年3~9月,考古工作者又在同一地带发现一段残长24米左右的夯土墙基槽,其方向、形制、结构与前者相同,二者应为同一道夯土墙,合计长度100余米,其性质可能为宫城的围护墙^[6]。

宫殿区位于内城的东北隅,经过多年发掘材料证明,东面、北面紧临城墙,西边至人民路,南边至商城路。在东西1000、南北900米的范围内遗留有各类高低不平的夯土台基遗迹。夯土台基的排列不甚规则,但靠近东北隅的较密、西南部的稀疏。宫殿都坐落在这些夯土台基上,台基高度一般在1米左右,台基的大小依宫殿范围而定。在城内东北隅长约750、宽约500米的范围内有夯土台基数十处。

普通居民区围绕内城分布。在外城内分布有较多的商代遗址,发现有小型房基、灰坑和窖穴。二里冈一带应是商城东南部重要的居民区,这里地势较高,视野开阔,适宜人类居住。此处灰坑、窖穴密布,出土遗物丰富,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小件青铜工具及卜骨等,说明当时居住人口较多。

祭祀遗址分布于郑州商城内外城多处地方。如在商城东南部的二里冈、南关外的郑州卷烟厂和铸铜作坊遗址内、内城西的人民公园内、城北制骨作坊遗址东南部等,都发现有掩埋人骨架和兽骨架的祭祀坑,说明祭祀在商王朝的政治生活中是相当普遍的事情。较为集中的祭祀场位于内城东北部北城墙东端内侧,这里地势高而平坦,在100余米的范围内,以排列有序的6块“埋石”为中心,周围有殉狗坑8个(殉狗100余只)、烧土坑2个,还有无随葬器物的单人葬坑12座、有少量随葬物的小墓2座,这些遗迹、遗物多为非正常埋葬。这些殉人、殉狗显然与祭祀时的杀殉有关。该祭祀场距离宫殿区东北边缘约50米,应该是贵族举行祭祀的地方^[7]。此外,在城西的张寨南街、城东南隅外侧的向阳回族食品厂、城西南外侧的南顺城街等地,共发现三处青铜器窖藏坑^[8]。这三座青铜器窖藏坑距地表较深,坑的底部均坐落在生土之上,青铜礼器放置井然有序,有的坑底和铜器上面还铺有朱砂,以此可知其放置时是十分从容的,不是发生重大政治动乱中仓皇逃离时所为,其性质当与举行某种祭祀时的埋葬有关^[9]。

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大多位于内城的四周。在位于商城南墙外约600米处(省公路运输公司院内)和商城北墙外约300米处(河南饭店一带),各发现一处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已发现两处:一处位于商城外紫荆山北新华社河南分社院内,在一长方形竖井形窖穴内出土1000多件骨器的成品、半成品、料骨、废料和11件制骨器的磨石等^[10];另一处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商城工作站内,一条壕沟内发现人头骨近百个,不少头骨上还遗留有明显的锯痕,一般是在头颅的眉部和耳部上端横截锯开,使其成为瓢形圆底器皿^[11]。在城西铭功路西侧郑州十四中学院内,发现了一处制陶作坊。

郑州商城内已形成较成熟的给排水系统,是通过利用自然河流、引河水进城及开凿

水井来实现^[12]。商城濒临金水河、熊耳河等自然河流,应为当时商王朝的用水提供了便利。而居民区的日常饮用水主要通过开凿水井来保障。郑州商城内的水井可分为普通土壁水井和带有井坑的木结构支护框架水井两种类型^[13]。前者分布于普通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数量较多;后者多位于宫殿区,建造较为讲究,分井坑和井筒两部分。排水系统由地面明沟、地下陶水管、石砌暗渠管道、护城河及湖泽组成。在宫殿区发现多条壕沟,如在宫殿区西北部的黄委会科研院所内、城南南关外的铸铜作坊、城北制骨作坊等地,都开挖一定规模的壕沟。这些壕沟除了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以外,应主要起着排泄洪水和生活废水的作用。诸大型宫殿建筑也有地下排水管道,在宫殿区发现的6件陶水管即是证明^[14]。在宫殿区宫城墙外侧8米处,发掘出一条与夯土墙相平行的石筑地下管道,建造技术较为复杂。通过这些排水设施,一旦遭遇大规模的降水时,雨水通过诸多壕沟、陶水管道汇入石筑水管道,东流汇入护城河,最后流入城东的低洼湖泽之地。

在宫殿区附近、内城、外城范围内都有墓葬分布。其中在商城东北隅外的白家庄、城东南隅外的杨庄、城南的郑州烟厂、城西的北二七路、人民公园和铭功路一带,都是集中的墓葬区。白家庄一带属于沙岗高地,墓地规格较高,除了发现多座随葬陶器的墓葬以外,还发现一批随葬青铜礼器的贵族墓葬;杨庄墓地位于内城东南隅外约500米,向南邻近二里冈遗址,地势较高,发现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墓葬。

目前还未确定郑州商城的王陵区所在,但有迹象表明其王陵区应在都城之西或西北一带。郑州商城的地势是东北、东面地势低洼,王陵区不可能建在那里,而西部、西北方地势高爽,王陵区选择在这里比较合乎情理。而时代稍晚、同属商王朝都城的安阳殷墟,其王陵区就在洹河北岸的西北岗一带,所处位置正是在宫殿区的西北方向。目前,寻找商王陵已是郑州商城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了。

二、外廓城墙的走向

1953年秋至1954年春,郑州市文物工作组在二里冈一带发现了外夯土墙^[15],但由于当时考古界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对郑州商城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调查外廓城墙。经过近20年持续不断的调查、发掘及研究,外廓城墙的南墙及西墙南端走向已基本摸清。本文主要是介绍2006~2009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墙的发掘及钻探情况。

1. 西墙的发掘及钻探

2006年7~8月,在西太康路与民主路交叉口西南沃尔玛商场范围内发掘一段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夯土墙基,灰褐色黏土夯层明显,质地坚硬。

2008年9~12月,在解放路及自由路之间发现并发掘了一段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夯土墙基,发掘长度为110米,仅存基槽部分,宽12~14.8米,现存深度为1.5~2.5米,灰褐

色黏土夯层明显,质地坚硬。

2009年2月底,在西太康路与北二七路交叉口西北丹尼斯百货拟建梦幻世界项目区域内发现并钻探出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一段夯土墙,灰褐色黏土夯层明显,质地坚硬。2007年7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在此发掘了一段夯土墙基^[16]。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三段城墙发掘区域内均未发现护城河。

在北二七路和杜岭街之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金水河两岸钻探时也发现了夯土,其走向、宽度及土质等与前述发掘的外廓城墙基本一致。金水河南岸距二七路金水河桥216米,北岸距杜岭街金水河桥173米,呈西北—东南走向。夯土距地表深5.5~6、宽13、厚1.1~1.5米,土色为黄褐色,质地坚硬。夯土下为灰白色沙土,包含有料姜石。

2. 北墙内的钻探和发掘

2008年5~9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经五路与纬三路交叉口省委文印中心院内也发现了夯土遗迹。夯土范围北部与东部均未发掘完整,根据勘探,推测其长50.5、宽7.25~12.4、厚约1.20米,由红褐色黏土夯筑而成,夯层清晰,厚0.05~0.08米。因发掘范围有限,无法确定其完整结构,但可推测为北墙。

2009年2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按照夯土墙基的走向在可能钻探的纬二路与经一路交叉口区域、纬五路与政六街交叉口区域进行了钻探,但均未发现夯土和文化堆积。

北部的发掘资料较少,据现有资料推测,北部外廓城墙应该在纬五路和经三路一带。

3. 东墙的调查与钻探

2007年11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原郑州市木材公司院内发掘了一段夯土,这也印证了以往的考古发现,然后考古工作者顺其走向在可钻探的地方进行了钻探。其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未来路与陇海路交叉口向北1000米处钻探,发现距地表2.5米处为青灰色淤积土,距地表5米处为黄沙土,土质十分疏松;在未来路与郑汴路交叉口区域钻探时,发现距地表3.2米以下均为浅褐色淤积土、7米处接近出水。东墙的钻探印证了此处当时确为湖泊和沼泽地带。

4. 外廓城墙的走向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钻探和发掘的以上几段夯土墙基按其走向、所处地理位置及夯筑方法来看都应是郑州商城外廓城墙的一部分。新考古材料在很多方面值得大家关注,如西墙的北段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的考古钻探结果并不一致,所发掘的几段城墙之外均未发现护城河等。

依据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发掘结果并结合以往的考古材料来看,外廓城墙的走向应东起凤凰台,南部穿过货栈街、新郑路、陇海路,向西折向福寿街、解放路、太康路、

北二七路,北部从金水路穿过花园路、纬五路与经三路一带,东部与古湖泊、沼泽地相接,大致呈圆形。

三、郑州商城布局规划的基本特征

从郑州商城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在都城规划布局方面,其体现了如下三个特征。

1. 继承了早期城市的特点

马世之先生将中国史前城址形态归纳为七个特征^[17],我们将与中原地区城址有关者摘录如下:在山麓河滨选址;城的形制以“方”居多;城址形态多样,仰韶时期以圆形为主,主要是仿效圆形房屋和环壕聚落的格式,龙山时期的先民们主要是受到“方块田”规划概念和“天圆地方”思想的影响;城址设有城墙和城门;城内多不设市;城内以宗庙宫室为主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在都城规划布局方面,应该说郑州商城建造思路源于早期城址,更是直接来源于二里头遗址,但明显要比二里头遗址更成熟。商人不仅对各类建筑的设置及所处区域有着严格的规划,而且各单体建筑的布局建造也有一定的规定。

2. 体现了城郭之制及外圆内方的建造理念

(1) 郑州商城的布局体现了中国古城布局中最常见的城郭之制。城垣布局应具备5项条件才能属于城郭之制^[18]:一是必须具有二重以上闭合的城垣;二是城垣必须被另一圈城垣包围在内,形成内外城平面布局;三是内外城垣之间应有一定的距离,其空间足供普通居民生活;四是内外城垣必须共存,即有共同的使用期;五是内外城分别具备“卫君”“守民”的功能。

城郭之制孕育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献有鲧或禹建造城郭的记载。《世本·作篇》云:“鲧作城郭。”《吴越春秋》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考古资料表明,这些文献记载是有一定依据的,城郭之制在龙山时期已见端倪,如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即为明证^[19]。

郑州商城有内城、外城两重城垣,内城居中,外城围绕内城。内外城垣相距600~1100米,间距合理。二城垣修筑年代和使用年代相近。内城之内主要为宫殿分布区,成组而又结构复杂的宫殿基址密集分布于城内北部,在东北部发现有蓄水池和祭祀遗址。除发现个别与制骨有关的遗迹之外,内城不见或少见手工业作坊、一般居住遗址及集中的墓葬区。这说明城内主要以宫殿为主,城内有大量空旷地带。相反,外城内不见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却分布有大量的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一般居民点及各种类型的墓葬。而在外城墙之外,基本不见或很少有商代遗址分布,这说明普通民众为保障自身安全而居住在外城之内,这些考古材料充分证实了“筑城以卫君,造郭

以守民”的记载不误。

(2) 郑州商城的城郭之制又体现着“外圆内方”的建造理念。这一建造理念的出现反映了中原地区早期城址的发展趋势：由仰韶时期的圆形发展至龙山时期的方形再到多道城垣的“外圆内方”，同时又与古人根深蒂固的“天圆地方”的思想观念联系密切。

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最早见于《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曾子回答单居离之问，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而不掩也。”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阴阳学说乃是其核心和精髓。古人把天地未分、混沌初起之状称为太极，太极生两仪，就划分出阴阳，分出了天地。古人把由众多星体组成的茫茫宇宙称为“天”，把立足其间赖以生存的田土称为“地”。由于日月等天体都是在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地运动，好似一个闭合的圆周无始无终；而大地却悄悄地在那里承载着我们，恰如一个方形物体的静止稳定，于是“天圆地方”概念由此产生。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讲究效法自然，风水术中推崇“天圆地方”的原则就是对这种宇宙观的一种特殊注解。中国历史上，包含此理念的东西很多，比如玉琮、铜钱。中国传统的建筑更是讲究天圆地方，而郑州商城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体现这一理念的古代城址。

3.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州商城的规划布局制度已基本成熟，对后世诸王朝的都城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在都城基本设施建设方面，后世王朝都城与郑州商城相似，皆建有宗庙、宫室、手工业作坊等，有的在宫殿区附近还建有池苑；周人在其先祖死后必立庙对其进行祭祀，秦都雍城有宗庙建筑，汉代以后诸王朝都城也皆有宗庙，汉长安城礼制建筑名目繁多；后世王朝宫室建筑规模宏大，有的分设数处建筑宫苑，如西汉长安城有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明宫等宫室，唐长安城有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等诸多宫室；后世王朝宫殿也实行高台建筑原则，如齐都临淄“桓公台”、汉长安城未央宫、唐长安城大明宫；后世王朝陵墓区大多位于都城外西北方向，如西汉王陵和唐王陵。

注 释

-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廓城的调查与试掘》，《考古》2004年第3期。
- [2] 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都邑制度研究》，《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 [3] [5] 宋国定：《1985～1992年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综述》，《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资料。
-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郑州商城宫殿区夯土墙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
- [7] 张国硕：《郑州商都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
- [9] 安金槐：《关于郑州商城青铜器窖藏坑性质的探讨》，《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 [10] 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 [11]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代遗址内发现商代夯土台基和奴隶头骨》，《文物》1974年第9期。
- [12]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3] 宋国定：《试论郑州商代水井的类型》，《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1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医疗器械厂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1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
- [16]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内部资料。
- [17] 马世之：《中国史前城址特征浅析》，《中州学刊》2002年第5期。
- [18] 张国硕：《论早期城址的城郭之制》，《中国文物报》2002年12月13日。
- [19] 林留根：《藤花落遗址聚落考古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5日。

[原刊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3卷第3期]

郑州商城周边聚落变迁与环境因素影响浅析

黄富成

郑州商城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王城，结构复杂，功能齐全，各种生活、生产、礼仪与防御设施等较为完备。在其发展、繁荣与衰退的各个阶段，在其周边分布有相应的各类中小型次级聚落。对于这种大型聚落遗存周边中、小型聚落的分布、结构及其与环境因素内在的联动关系，受制于以往工作的局限，人们的认识较为散乱。近年来，随着郑州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在配合大型工程和城市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发掘了数处商代聚落遗存。笔者结合商周时期郑州商城环境变迁因素，浅谈一下郑州商城周边聚落的发展与演变和郑州地区环境因素影响的关系。

—

郑州地处嵩山山前丘陵余脉向东部大平原过渡地带，西部、南部多低丘高岗地形，北部、东部为冲积平原，地势东、北低，西、南高。由豫西沿黄河南岸向东延伸的邙山止于郑州西北，在郑州北郊至黄河南岸的邙山之间及郑州东郊地势较为低洼。先秦时期，在郑州西北、北部和东区低洼地带长期存在广袤的湖沼水域。

商周时期，郑州商城在其发展、兴盛乃至衰退以后，气候温和湿润，降水较多，周边水域广袤。根据竺可桢先生的考证，“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两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2°C 左右，1月温度比现在高 $3\sim 5^{\circ}\text{C}$ ”^[1]。这一对全新世中期我国生态环境的科学论断普遍为人们所认可，有学者亦称为“仰韶温暖期”^[2]。这一时期由于充沛的降水而经常导致黄河流域的洪水泛滥和广袤的湖沼水域。

先秦文献中，关于洪水及大禹治水的记载颇多，如《尚书》之《益稷》《禹贡》《洪范》《吕刑》；《诗经》之《大雅》《商颂》及《论语·泰伯》《孟子·滕文公》《左传·襄公四年》《昭公·元年》《国语·周语》《庄子·秋水》《庄子·天下》《列子·汤问》《荀子·富国》《墨子·尚贤》等篇均有涉及。近年发现的铸造于西周中期的一件青铜器遂公盃，盃底铭文98字，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经李学勤等先生考证，此盃铸造于西周中期，为舜的后人建立的古遂国人所遗留，盃文铭记了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等内容^[3]。这篇铭文客观上印证了中国上古时期洪水环境的生业面貌，但是洪水发生的地域和人们生存栖息地相关，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洪水的

泛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据徐旭生先生考证,上古时期洪水发生的区域主要在兖州,次要在豫州、徐州境内,余州无洪水^[4],即以当今黄、淮大平原为主,这是当时古湖泊沼泽主要集聚的地区。根据《左传》《尚书》《周礼》《山海经》等文献考证,先秦秦汉时期,黄淮海平原上有名可考的湖沼有40多个,至公元6世纪《水经注》成书时,黄淮海平原上的湖沼已达190余处。

自春秋战国人们从郑州西北广武山附近引黄河水东南流造成鸿沟水系的形成,直至《水经注》成书的时代,在郑州地区所处的黄淮海平原西部,始终存在着两条因地势低洼而相互连接的湖泊沼泽地带:一是豫西山地山前冲积扇和鸿沟运河西侧自然堤交界处有一条自北而南的湖泊洼地带,由豫西山地发源的河流受鸿沟西侧自然堤阻隔潴聚而成;二是在豫东、鲁西南平原有一条东西向排列的湖泊带,这些湖泊连接许多东西向河流如黄河、济水、濮水、汴水、睢水等的堤间洼地及河口洼地^[5],著名的湖泽有蒲田泽、孟诸泽等。鸿沟水系的开凿是古人利用自然地势,引黄河水贯通沿途的河流、湖泊沼泽,形成系统的航运灌溉工程。然而在鸿沟水系形成之前,在郑州北郊和黄河南岸邙山之间的低洼地带长期存在一系列的自然湖沼。发源于嵩山东麓的河流及泛滥的黄河水在郑州西北潴聚,经由郑州北区的洼地向东流去,在郑州北区和东区形成连续不断的湖泊沼泽地带。根据最近对郑州地区全新世古环境的多学科实地勘察,发现在郑州西北郊直至黄河岸边的广武山之间的广阔地带(禹荥泽)普遍存在着厚达1~2米的湖相沉积层,根据¹⁴C测年资料分析,其存在时间距今7000~3000年^[6]。几千年来,由于地质构造的原因,现今在黄河南岸京广铁路两侧的相对落差已达20米左右。在郑州东区所处的古蒲田泽南部区域,现郑州国际机场北3000米左右的寺东高两周遗址附近,在厚厚的沙层下亦发现了普遍存在厚达1~1.5米的湖相沉积层,说明当时该地水域相当辽阔^[7]。

根据清代《郑县志》记载,很早以前在郑州商城东面约2.5千米处有“城湖”,城东约10千米处有“梁家湖”,城东约6.5千米处有“螺蛳湖”。这说明在郑州商城东面,直至黄河南岸,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地势低洼,水草丛生,湖沼涟涟。当然,郑州周边湖泊沼泽的密布并不意味着这里是一片水域连天的情形,在众多的湖沼之间,还有许多突兀的高岗丘陵地形与陆地相连。《诗经》中多次记载周王到今中牟蒲田泽一带狩猎游玩,显示这一区域水陆通联的环境地貌。水陆便利的环境优势有利于大型聚落遗存和中小型聚落的互动生存与发展。

二

近年来,在郑州商城周边经过科学发掘和调查发现的几十处商代大中小型聚落遗存,其分布环境和地貌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聚落发展受环境变迁因素制约的状况。

郑州小双桥遗址^[8]: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约20千米的石佛乡小双桥村和于庄村之间,高度105米左右,北依索须河,地处河旁台地之上。遗址地势北部较高,向东南

渐趋低平,为平缓的冲积平原,土壤以褐色黏土、潮土为主。遗址背倚索须河,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15万平方米。遗址发现有城墙、宫殿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有青铜建筑构件、青铜兵器、礼器等,年代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较晚阶段,即白家庄期。遗址堆积时间短,遗存形式单一,应当是郑州商城没落之后在此兴起的又一大型聚落。

郑州梁湖遗址^①:梁湖遗址位于郑州商城西南约10千米的梁湖村一带,该遗址北面、东面发现厚度较深的湖相沉积层,说明遗址东、北区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较为广阔的水域,南面和西面则为地势较高的浅丘。遗址面积超30万平方米,包含龙山、商代二里冈下层二期、上层一、二期白家庄期、殷墟三四期及西周早期文化层、遗迹。该遗址出土有龙山时代半地穴居房屋和商代祭祀坑、大型房基、规模宏大的环壕等重要遗迹现象。该遗址地处先秦古莆田泽西南边缘地带,为商城周边罕见的次级聚落遗存,这对于研究郑州商城发展兴衰及二里岗期以后商人族属流向分布、郑州市古代环境演变等均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荥阳关帝庙遗址^②:该遗址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关帝庙村西南,现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遗址地势南高北低,分多个台地依次递降,遗址东约3千米处有须水河,北部6千米处有索河,二河于遗址东北8千米处交汇成索须河,蜿蜒东北流。该遗址发现有房基、墓葬、水井、窖穴、灰坑、祭祀坑等遗存现象,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等日常用器,时代为商代晚期,大致相当于殷墟一、二、三期。该遗址地处两河夹角台地上,分布有居址、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等,功能齐全,是郑州商城周边典型的小型聚落遗存。

荥阳蒋寨遗址^③:该遗址位于荥阳豫龙镇蒋寨村,东距关帝庙遗址约4千米,地势环境与关帝庙遗址类同,同处须水与索河交汇的夹角台地上。目前该遗址发现有房基、墓葬、祭祀坑、水井、窖穴、灰坑等遗存现象,出土有日用陶器、石器、玉器、蚌器等,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郑州商城周边一小型聚落遗存。

新郑孟庄寺东高遗址^④:该遗址位于新郑市孟庄镇寺东高村,南距新郑机场约3千米,遗址位于一高台地上,中心部位与周边地势落差达6米左右,高台周边地下3米处遍布厚达1~1.5米的湖相沉积层。遗址地处古莆田泽南部,周边水域环境明显,面积近10

① 根据《郑县志》记载,在城东约10千米处有“梁家湖”。此即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此地湖泊高台丘陵地上有梁姓宗教在些繁衍生息。2009年和2010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两次在此进行发掘,证明此处是郑州商城周边同时期的一处中型次级聚落遗存。

② 荥阳蒋寨遗址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于2007~2009年连续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这是一处晚商至西周早期的聚落遗存。该遗址地处须水与索河交汇的夹角台地上,是郑州商城周边一处中小型聚落遗存,对于探索二里岗期以后商文化的发展与去向、周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演变等问题具有较大学术意义。

万平方米,主体文化层包含西周晚期、春秋至战国时期,局部发现有晚商遗迹和遗物。

此外,经过近年的调查、试掘等发现,在郑州商城周边分布着多达30余处的大小不同的同时期聚落遗存^[11],如东赵村遗址、前庄王遗址、岗崔遗址、贾庄遗址、堂李遗址、大里遗址、郭庄遗址、关庄遗址、孙庄遗址、陈庄遗址、辛庄遗址、点军台遗址、薛庄遗址、官庄遗址、大燕庄遗址、李庄遗址、阎坟遗址、前杨东遗址、十里头遗址、曹古寺遗址、东赵遗址等。这些遗址主要分布于以索河、须水河、索须河等水系组成的各种高台地上,主要位于郑州商城的西北,显示聚落发展沿着发源于嵩山东麓的水系,逐水而成、居高地发展的基本态势。

三

郑州商城周边各类商代聚落的分布、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征,如下。

一是聚落遗存分布于以索河、须水河和索须河等发源于嵩山东麓的河流旁的高台地上。在仰韶温暖期大环境气候作用下,多雨多水,河水泛滥是常有的事。发源于嵩山东麓的河流水系与郑州北区、东区的水域相连,在生产力尚不发达和固险防敌的需求下,选择这样的环境地势,聚族而居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是郑州商城周边聚落遗存的分布不仅在郑州西区的山前冲积台地集中分布,而且在郑州东区、北区和东南地区也发现了数量不少的商代聚落遗存。传统认为这些地势广袤的地方是先秦古莆田泽所处位置,人烟罕至,水域广布,难以提供人类在此生存居住的条件。近年来发现并科学发掘的郑州梁湖遗址、新郑寺东高等商周遗址足以厘清人们先前对此问题的模糊认识。这说明,在郑州东区、东南区只要有适合人们生存发展的高台地,就会有一定的族群聚落在此发展,这是因为郑州商城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周边各类次级聚落的支撑。

三是郑州商城周边聚落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段性。综合来看,郑州商城周边次级聚落的发展在阶段性上一般对应了郑州商城和小双桥商代遗址发展的各个阶段。如梁湖遗存经历了二里冈上层时期、殷墟晚期;关帝庙遗存经历了商晚殷墟一至三期;蒋寨遗存经历商晚和周初。大部分遗存揭示了郑州商城没落之后二里冈文化的发展与走向问题。

当然,依据目前有限的材料分析,郑州商城周边聚落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阐释中心聚落和周边次级聚落的相互发展与演变关系,亦不能较好地揭示商文化消退及其去向的各种内外因素。但从二者所处环境地貌和发展的时段性特征上看,郑州商城在其发展、繁荣和衰落的不同阶段,其周边相应发展的次级聚落却是相互响应的。在仰韶温暖期大环境气候作用下,次级聚落的发展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逐水而居,据高台而栖。不仅东区聚落遗存的数量明显少于西区,而且就连郑州商城内城墙的东北角,至今人们尚无发现城墙弥合的地下痕迹,这或许正受制于当时郑州地区北区和东区地势低洼、水波相逐环境因素的影响所致。而且根据郑州商城内外城垣走势看,内城垣的东北角没有发

现闭合的地下迹象,而外城垣不甚规整,迄今只发现存在于南面和西面,在东面和北面尚无残存迹象。城垣建筑是古代重要的防御设施,郑州商城南面和西面为起伏的丘陵高地,东面和北面为地势低洼的湖泊和沼泽地带。在这种情况下,郑州商城的东面和北面低洼地带作为一种天然防御屏障,在其东、北两面就没有修筑过外城墙,而这正与当时的地理环境、郑州商城所建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12]。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以后,郑州地区的商文化逐渐消退,直至晚商郑州地区商文化的稀疏发展,这一时期,大型中心聚落的没落导致商文化的影响渐次式微,或许正是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致使商文化的衰落、外迁。抑或是如有的学者所言,此时期因环境变迁的影响,水路通道的大力发展成为晚商文化东进的一条重要通途^[13]。

注 释

- [1]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 [2] 段万倬:《我国第四纪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 [3] 保利艺术博物馆:《遂公盨——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线装书局,2002年,第12~19页。
- [4]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
- [5]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修订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 [6] 郭仰山、张松林等:《“禹荣泽”古地理环境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年第2期。
- [7] [1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寺东高遗址两周遗存发掘简报》,待刊。
-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商代晚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7期。
- [11] 张松林、张莉:《嵩山与嵩山文化圈》,《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2] 安金槐:《对于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看法》,《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13] 庞小霞、高江涛:《晚商时期商文化东进通道初探》,《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

[原刊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7卷第2期]